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七十五回 番禪師飛鉞取頭 唐狀元中箭取和

詩曰：天馬西馳析羽旌，瘡痍多帶血腥腥。
三年已苦邊雲黑，六月猶聞汗馬聲。
遍地漁歌傳海嶠，中天月色淨江亭。
那堪飛鉞禪師出，不盡愁烏繞樹鳴。

卻說那扇飛鉞，轟轟的響，竟落到南船上來。南船上軍士正在軍政司關糧，左出右入，魚貫而行。只聽見天上一片的響，響將下來。哪裡曉得有個甚麼利害，卻不曾提防。一霎那，就刮倒一個人的頭。一個人摸頭不見腦，哪裡曉得是甚麼東西？哪裡曉得甚麼南北？只是一個人不見了一個頭。那一個飛鉞，一個盛了一個頭，仍舊是起在半天之上，轟轟的響。番王正在大排素宴，款待飛鉞禪師。禪師聽見半空中響聲已到，連忙的取出這一扇飛鉞，輕輕把個指頭兒一彈。剛彈得有些響，那扇飛鉞連頭連鉞，撲冬的掉將下來。禪師起身，說道：「主上權且收這一個頭，當作贄見之禮。」番王看見這一個頭，好不快活也，心裡想道：「一遭一個頭，一遭百個頭，百遭千個頭，千遭萬個頭。哪怕他雄兵百萬，禁得幾遭一萬個頭？」心裡不勝之喜，口裡連聲道：「多謝！多謝！老爺如此神通，何懼南朝兵馬？」一面吩咐收過頭去，一面陪宴禪師。

此時天色已晚，不覺得漏盡更殘。禪師意欲就榻，番王道：「請禪師就與寡人同榻罷。」尊者道：「不如飛龍寺裡，倒還穩便。」禪師道：「我自自有處。」道猶未了，一手丟下一扇飛鉞來，兩手丟下兩扇飛鉞來。師徒們一個站在一扇飛鉞上，呼一聲響，早已無影無蹤去了。番王道：「明日再到飛龍寺裡去請罷。」

到了明日，果然是在飛龍寺裡。番王親自去請，禪師道：「主上，你不必憂心，且待貧僧親自去看一看来。」即時丟下兩扇飛鉞，師徒兩個，一躍而起，起在半天裡面，一下子掉在寶船頭邊。只見一個天師直挺挺的站在船頭上，等他下來。怎麼天師就在船頭上等他下來？原來昨日去了一個人的頭，南船上都嚇得魂不附體，報上中軍帳來，說道：「軍政司正在關糧，只聽得一聲響，恰好就不見了那個人的頭。」元帥道：「有此蠟事。這又是甚麼妖魔鬼怪？」差夜不收打探一番。

夜不收探得的實，回覆道：「木骨都東國前日化緣的僧家，是個護國真人。因為計窮力拙，又到個甚麼齊雲山碧天洞，請下一個甚麼鉞禪師來。這禪師不同小可，隨身有個雌雄兩扇飛鉞，一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。空手而去，見血而歸。昨日初見番王，無以自表，到我們船上取過一個頭去，以為贄見之禮。故此我們船上不見了那個頭。」元帥道：「番王連日推病，原來有此一段情由。快去請教天師、國師，看是怎麼處治？」天師聽知有此妖僧，即時就要出馬。國師道：「西洋地面妖僧草道極多，雖不是個甚麼嫡門正派，其實的厲害，不可勝當。天師，你須要提防於他。」天師道：「承國師教導極是。」轉身到朝元閣上收拾了一番，左邊擺列著朝天宮道士，右邊擺列著神樂觀樂舞生，故此直挺挺站在船頭上，等他下來。飛鉞禪師看見船頭上是個道士，問尊者道：「那站的可是那個天師麼？」尊者道：「正是他了。」禪師道：「相逢不飲空回去，洞口桃花也笑人。」取過一扇雄鉞來，照空一撇，喝聲道：「快！」那扇雄鉞轟轟的一聲響，一直掉將下來，竟奔到天師的腦蓋骨上。哪曉得天師的腦蓋骨有些古怪，那扇飛鉞只在頭上左磨右磨，磨千磨萬，只一個不敢下來。天師看見雄鉞飛舞而來，連忙舉起七星劍，撇了船頭，跨上青鬃馬，一竟趕上前去。禪師道：「這是甚麼天師？也是有些手段哩！」連忙的又取出一扇雌鉞來，照空一撇，喝聲道：「變！」那扇雌鉞一會兒一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滿空中轟轟響，掉將下來，如鋒鏑一般的樣子，把個天師連那些道士，連那些樂舞生，都圍得密密層層，人都移不得步，馬也抬不得頭。

飛鉞禪師心裡想道：「饒他天師有些本領，跟隨的這些道士、道童兒，若要出吾之手，除非是再去托生。」哪曉得這些道士、道童兒也有些古怪，那上千上萬的飛鉞掉將下來，止離得三兩分兒，只是一個掀不翻他的頸項脖子。急得個飛鉞禪師心頭火烈，眉上峰攢。沒奈何，連叫上兩聲「苦」！收回了那些飛鉞，倒弄得做個有興而來，沒興而返。

天師帶了這些道士、道童兒，轉到船上，見了元帥。元帥道：「多虧了天師。怎麼躲得那個飛鉞之苦？」天師道：「是我頭上帶了三清的牒印，玉帝的救命，致使諸神護呵，故此那扇飛鉞不得下來。」元帥道：「連道士、道童兒怎麼也能脫得？」天師道：「也是我先前每人頭上安上了一道靈符，諸神護定，故此都不得下來。」元帥道：「天師，你既是這等安排佈置，怎麼不燒符遣將，殺他一場？」天師道：「貧道也要燒道符，遣個將。爭奈那些飛鉞礙手礙腳，不得方便。待他明日再來之時，貧僧自有個套數，要他認得貧道！」

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說甚麼認得認不得。到明日之時，待貧僧出去，與他講一個和罷。」天師道：「諸人可和，只有這個妖僧，與他和不得。」國師道：「怎麼就與他和不得？」天師道：「他是個甚麼正一禪師？敢來取我船上一個頭，獻上番王，做個贄見之禮。倒好個禪師，倒好個大贄見之禮！」國師道：「這一個人的屍首，還在哪裡？」元帥道：「屍首過了兩日，尚且心窩兒還是熱的，敢是屈死了他，不忿死麼？」國師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得還有熱氣，待貧僧取回頭來，交個活的還元帥。天師與他和了罷。」天師道：「若有那個活人還了元帥，這便與他和罷。」國師道：「軍中無戲言，貧僧怎麼敢打誑語！」

即時間，拿起九環錫杖，就在面前畫了個滴溜圓的圓圈兒，一個圈兒裡面攔一錫杖，輕輕的叫聲：「來！只見一陣香風，一個圈兒裡面一個頭，元帥吃了一驚，天師也好一嚇，都道：「國師老爺佛力無邊，果有些奇妙。」國師道：「叫人拿過這些頭去，還交付那些人。原是哪一個的頭，還安在哪一個的身子上，不可錯了。」一會兒搬將去，一會兒安上頭。國師吩咐雲谷拿得鉢盂，取上些無根水，一個與他一口。果然一個人吃了一口，依然還是一個原來的人。內中只有兩個人裝出兩個醜來。怎麼有兩個人裝出兩個醜？一個人錯安了頭，安得面在背上，後鬢對著胸脯前，這卻不是一個醜？一個人剛來安上一個頭，肚子裡一溜煙飛出一個心來。沒有了心，只是空肚子，這卻不又是一個醜？雲谷走得來笑一個死。國師道：「你笑甚麼？」雲谷卻把那兩個醜告訴一番。國師道：「快叫他來我看看。」

一會兒，叫過那兩個人來。國師看了一看，點兩點頭。元帥道：「老爺為何不開言，只是點頭？」國師道：「我初然只說是安反了頭，原來是他自取的。」元帥道：「怎見得是他自取的？」國師道：「反了頭的，只因他平素為人有些背前面後，故此今日再生也是背前面後。」元帥道：「那飛了心的，面卻是正的，怎麼也叫做自取哩？」國師道：「面是他的，心卻飛了。這個人只因他平素為人有些面是心非，故此今日再生，也還是面是心飛。」元帥道：「老爺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伏乞超度他兩個人這一遭罷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兩個人可講得話麼？」兩個人一齊答應道：「講得話。」老爺道：「還要你各人自家招認，改過前非，我卻好來超度你哩！」兩個人一個說道：「我自今以後，再不敢背前面後。」國師道：「你自家不背前面後，那個捉著你背前面後，還了原罷。」剛說得「還了原」三個字，果然的原來還是原來好好的一個漢子，磕頭禮拜而去。一個剛說道：「我自今以後，再不面是心非。」國師道：「你自家不面是心非，那個捉著你面是心非，還了原罷。」也剛說得「還了原」三個字，果然的原來還是原來的好好的一個漢子，磕頭禮拜而去。元帥道：「國師無量功德，無處無之。」國師道：「天師，你與他和了罷。」天師初然間應承了和，只說是頭不接上，人不得活。這如今看見接了頭，活了人，他卻反不得齒，只是心上還是不肯，說道：「既是國師老爺要和，學生怎麼敢拗？只怕他還不肯和。」國師道：「也罷，你明日再去一探，看他那裡何如？」

到了明日，天師出馬，只見飛鉞禪師已自出城門下，帶著個徒弟，搖也搖的搖將來。剛出得城門外，天師拿起九龍神帕，望空一撇，那寶貝和你耍子哩，一會子遮天遮地下來。天師心裡想道：「今番撈著這個賊禿也！」哪曉得那賊禿是有些意思，一手一扇飛鉞，遮在頭上，做個斗篷；一手一扇飛鉞，踹在腳下，做個風車，一聳而起，恰好就在九龍神帕的背上去了。天師看見走了那個

賊禿，心上吃惱，連忙的收將神帕回來，恰好的撈翻了佗羅尊者在裡面。天師道：「未得其龍，先截其角。」撈翻了這個徒弟，也斷了賊禿一隻手。」正都在繩穿索捆之時，不作準備，哪曉得賊禿復手一扇飛鏃飛過來，也翻一個道士去了。仰著一扇鏃鏃，盛著一個道士，就像一個瓢盛了一瓢水，且是好不穩當也。天師道：「賊禿，你輸了個徒弟與我也。」禪師道：「你輸了個道士與我也。」天師說：「那和尚輸了。」和尚說：「天師輸了。」天師說自家贏了，和尚也說自家贏了。天師終是去了個道士，心上有些不服。

只見後營裡閃出一個武狀元唐英來，躍馬揚鞭，高叫道：「你們兩家都好廝賴哩！憑我來解一個交也罷。」那飛鏃禪師看見唐狀元生得青年美貌，目秀眉清，倒也盡可人的意思，高叫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敢來解叫？」唐狀元道：「我是個後營大都督武狀元浪子唐英。」禪師道：「你既是個唐狀元，就憑你解一個交也罷。」天師道：「我祖代天師的人，和你有甚麼交解得！」唐狀元道：「一個不要說長，一個不要說短。但憑我連中三箭，你們兩家子就要開交。若是內中一箭不中之時，但憑你兩家子廝殺去就是。」

飛鏃禪師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交是怎麼解？」唐狀元道：「我這邊還你徒弟，你那邊還我道士，彼此不失和氣就是。」禪師道：「解交之後何如？」唐狀元曉得天師捨不得道士，權且解這一交，到了後面又有個道理，高叫道：「自古說得好：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來明日當。到了後面再處。」飛鏃禪師道：「唐狀元說得有理。到了後去，我豈是個怕的？再作道理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你兩家子都要推出人來。我這裡三通鼓響，彼此都要交割清。」

禪師道：「就是推出人來。只一件，你既要連中三箭，把何為題？」唐狀元道：「不消多講，就把你城牆上的竿子為題。」禪師道：「那竿子在城牆，約有二□丈多高，你也須要仔細。」唐狀元道：「哪怕它多高，我只是射中竿子，還不為高，還要射中那竿子頂上的喜鵲兒。」禪師道：「唐狀元，你不要錯認了，那喜鵲是個定風旗兒，木頭刻的，只有一拳之大，豈可就容易連中三箭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我有三支箭。第一箭要射得天叫，第二箭要射得日月雙翻，第三箭要射得星飛亂落如紅雨。你哪裡曉得我的射來！」禪師道：「既如此，請射。」唐狀元道：「鼓響之後，都要交人。」兩家子齊齊的應上一聲：「是！」道猶未了，唐狀元拈弓搭箭，撲通的一聲響，一枝箭恰好的射在木頭喜鵲的頭上。鼓響一通，兩家子齊齊的喝上一聲采。喝聲未絕，唐狀元又是撲通的一聲響，一枝箭。這一箭又中得有些巧妙。怎見得有些巧妙？第二箭，竟頂著頭一箭的稍上，把頭一箭一摧，推過喜鵲頭兒那邊去了，喜鵲頭兒上止掛得第二枝箭。鼓響二通，兩家子又齊齊的喝上一聲采。喝聲未絕，唐狀元又是一箭。這一箭又中得有些奇巧。怎見得有些奇巧？第三箭，竟頂著第二箭的稍上，把第二箭一摧，又催過喜鵲頭兒那邊去了，喜鵲頭兒上又止掛得是第三枝箭。鼓響三通，兩家子又齊齊的喝上一聲采。唐狀元高叫道：「飛鏃禪師，你可曉得我這個架數麼？」禪師道：「卻一時不曉得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我這三箭，叫做是：長江後浪催前浪，世上新人趕舊人。」禪師道：「多謝指教了！」唐狀元道：「你兩家可曾交割了人麼？」禪師道：「已經交割了。」道士還歸天師，尊者還歸和尚，各自收兵回陣。天師道：「多謝狀元策應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且救得道士回來，到明日憑天師大人再處。」天師道：「我明日又有個處法。」

到了明日，飛鏃禪師領了尊者，又出城來。天師不勝忿忿之氣，跨上青鬃寶馬，更不打話，拿了七星寶劍，擺了兩擺。劍頭上擺出一塊大火，火頭上燒了一道飛符，喝上一聲：「到！」只見雲生西北，霧長東南，半空中劃喇一聲響，響聲裡面掉下一位天神來，躬身叉手，稟說道：「適承天師呼喚，有何使令？」天師道：「你是何神？」天神道：「小神是值日天神華光正一馬元帥。」天師道：「有妖僧在這裡賣弄兩扇飛鏃，你與我除了他罷。」馬元帥得了道令，一駕祥雲而起，照著飛鏃禪師的頂陽骨上，就送上他一金磚。那禪師盡有些家數，不慌不忙，說道：「好狠磚頭也！卻不斷送了我的磔磔。」一手一扇飛鏃，晃兩晃兒，收將回去，把個金磚一下子收在飛鏃裡面去了。去了金磚，連馬元帥也無了主意，也只得取個和，說道：「你這賊禿敢下手我的金磚也！」飛鏃禪師道：「我不下手你，你卻下手我。」馬元帥道：「我說過了，不下手你就是，你且把個磚來還我。」禪師道：「你莫非是弔謊麼？」馬元帥道：「是個好人，且不弔謊。莫說我是個天神，豈有弔謊之理！」禪師道：「既是你們做天神的弔謊，貧僧敢不奉承？」一手掀開個飛鏃，一手送上塊金磚。馬元帥不好反得齒，只得回覆了天師，騰雲而去。

天師道：「豈可為了馬元帥一個，就饒了他。」又是一道飛符，又是劃喇一聲響，又是掉下一位天神。天師道：「你是何神？」天神道：「小神是龍虎玄壇趙元帥是也。適承天師呼喚，有何指揮？」天師道：「此間有一個妖僧賣弄他的飛鏃，你去除了他罷。」趙元帥應聲：「是！」天師道：「你卻要提防著他，他盡有些本領哩！趙元帥道：「小神曉得。小神適來路上撞遇著馬元帥，他細細的告訴小神一番，說道被他收住了金磚，只得與他和解。小神這根鞭，他敢收罷？」道猶未了，一路火光而起，照著個飛鏃禪師，只是一片的響。那根鞭打下去，就像兩點一般相似。趙元帥只指望這一頓鞭，打翻了那個妖和尚。哪曉得和尚神通廣大，變化無窮，一鞭下去，就是一扇飛鏃相承，兩鞭下去，就是一雙飛鏃相承，鞭鞭下去，扇扇飛鏃相承。一片鞭打得只是一片響，恰正是老和尚搖鈴，撲當撲當。打了一會，弄鬆了一回。趙元帥也沒奈何，只得回覆了天師，駕雲而去。

天師道：「天上地下，哪裡有這等一個和尚，連天神都不奈他何哩！一個天神還不至緊，一連就捱過了兩個天神。我曉得事不過三，請下第三個天神來，料他也難抵敵。」即時間一道飛符，一聲劃喇響，掉下一位天神。天師道：「你是何神？」天神道：「小神是雷壇掌教溫元帥是也。承天師呼喚，有何使令？」天師道：「此間有個妖僧在這裡賣弄飛鏃，適來馬、趙二位元帥不奈他何，沒興而去。我特來請你，你須要大顯神通，功成唾手，方才不辱滅了我們天師的體面，卻也見得你們天神隊裡個賽個兒。你可曉得麼？」溫元帥道：「小神曉得。馬、趙二位元帥人硬貨不硬，一個一塊磚，拋磚只好引玉，怎麼收得個妖精？一個一條鞭，執鞭賤者之事，怎麼降得個鬼怪？小神這一根降魔杵，上天下地，出幽入冥，哪一個不聞名罷！怕他甚麼妖僧？怕他甚麼番和尚？」天師聽得溫元帥這席英雄言語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好！好！好！這才像個天神的腔子！」

溫元帥聽得天師這兩聲好，獎得分外精神，一駕雲頭，照著個飛鏃禪師，一片的降魔杵，連築連築，也不論他的頭面，也不管他的肩背，只指望築耳垣牆。哪曉得和尚有好些坐朝亂道。怎麼有好些亂道？丟下一扇雌鏃來，喝聲道：「變！」即時間一變□，□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上萬的飛鏃，你說多也不多？一扇扇兒，都堆在溫元帥的杵上，把個杵堆得住住的，要東不得東，要西不得西，要上不得上，要下不得下，怎麼又能夠打翻和尚的頭，降得和尚倒？溫元帥空受了一肚悶氣，沒處發洩，只得回覆了天師，駕雲而去。

天師歎上兩口氣，說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一連三個天神，不奈一個和尚何！我今番還有一個處。是個甚麼處？關元帥正直無私，那和尚妖邪亂道。自古道：『邪不能勝正。』且莫憚煩難，請下關元帥來，一定要收服了他才罷。」即時間一道飛符，一聲劃喇，一個關元帥掉下來，丹鳳眼，臥蠶眉，龍鬚冉冉，殺氣騰騰，躬身叉手，喝聲道：「天師呼喚小神，何方使令？」天師道：「多勞關元帥遠來。天下有這等一場不平的事。」關元帥道：「請教天師，是個甚麼不平之事？待小神來削平他何如？」天師道：「正要仗賴元帥削平他一番。」關元帥道：「請教甚麼事？」天師道：「我們寶船從下西洋，已經五六年矣。經過有二□多國，沒有個不賓之禮。每有鬼怪妖魔，全得列位天神摧枯拉朽。現今行到這個國，叫做甚麼木骨都束國，國王請下一個野和尚來，叫做甚麼飛鏃禪師，賣弄他的手段，施逞他的妖邪，拿兩扇鏃鏃在手裡，飛騰變化，取人的首級如同切菜一般。抗拒我們的寶貝，縱肆國王的罪惡，這可是個不平之事麼？」關元帥道：「黨惡逆天，不平之甚！」天師道：「還有一件不平，尤狠哩！怎麼不平尤狠哩？適來請到馬元帥，那一條鞭打一下，一扇飛鏃承將來；打兩下，一雙飛鏃承將來；打下打，扇扇飛鏃承將來。趙元帥沒奈何，空手而去。又請到溫元帥，那根杵，本是厲害，爭奈他一扇雌鏃，一變□，□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千萬的飛鏃堆在那根杵上，任君有計莫能施，連溫元帥一鼻子灰，悄悄去了。這等三個天神不奈這等二個妖和尚何，這一件不平可還狠些？」

關元帥原是個義勇之人，聽見這等一個不平的事，他就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喝一聲：「哇！」罵一聲：「賊禿奴，敢如此無禮！」天師道：「萬夫之勇不足，一夫之智有餘。關元帥，你還在智不在勇。」關元帥道：「小神知道。」一駕雲頭而起，叫

聲：「周倉何在？」周倉應聲道：「有！」關元帥道：「你去叫過木骨都束國的當方土地來。」周倉應聲道：「是！」即時間叫過一個矮老子來見關爺。關爺道：「你做個土地之神，怎麼容留這等一個妖和尚，在這裡抗拒天兵，你得何罪？」土地道：「非干小神之事。本處還有個番城隍菩薩該管地方，小神只在這裡當土地，全沒些權。」關爺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就去叫過那個番城隍來，我這裡有話和他說。」

關爺號令，誰敢有違？一會兒去，一會兒來。一個土地領著一個番城隍來見關爺。關爺道：「你做個城隍之神，怎麼容留這等一個妖和尚，在這裡抗拒天兵？你得何罪？」城隍道：「非干小城隍之事，他原是本國國王修下國書，請他來的。國王旨意，小神不敢拗他。況兼這個和尚本領高強，小神抵擋他不住。且莫說小神，就是列位天神，尚然不奈他何，只得將就他去。」關元帥道：「你可曉得他那兩扇鏡鈹，是個甚麼神通？」城隍道：「他那一扇雄鈹，只是會飛會殺人，雖會變化，只是一個。那扇雌鈹，又會飛，又會殺人，又會變化，可以變□，變百，變千，變萬，就變一個無數，遮天遮地。就都是他神通廣大，小神只曉得這些大略而已。」關元帥道：「你可曾看見他的鏡鈹麼？」城隍道：「兩扇鏡鈹，都已曾看見來。」關元帥道：「上面有些甚形影？」城隍道：「卻有個形影。雄鈹裡面，畫的是一個大頭，不像人、不像鬼，只是有眼睛、有鼻子、有耳朵、有一張大嘴。雌鈹裡面，畫的有無數的頭，都是一段有眼、有鼻、有口、有耳。兩扇鏡鈹就只是這些形影，別沒有個甚麼。」關元帥道：「就是這個嘴上的病。」

畢竟不知怎麼就是嘴上的病？且聽下回分解。